

舍家纾国难

■田广学

那年那时

我的家乡黑龙江巴彦县是一块红色沃土，曾涌现出很多抗日英烈和可歌可泣的抗战英雄故事，其中有一段流传至今、让家乡人民引以为傲的“平洋传奇”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期间，来到这个传奇的发生地——张家油坊屯。当我面对英雄张甲洲故居几间陈旧的茅草屋时，不敢想象如此偏僻的山沟里，竟能走出一位叱咤风云的抗日将领来。敬畏之情促使我辗转联系到英雄的女儿张亚勤和外甥孟祥臣，听他们回顾了这个家庭舍家纾国难的悲壮经历。

1932年5月，东北黑土地乍暖还寒。张家油坊屯人声嘈杂，熙熙攘攘，是屯里大户老张家在北平念书的大儿子张甲洲回家结婚来了。让村民们困惑的是，张甲洲已娶妻生子，这咋又……

采访中，我向孟祥臣，乡亲们对他舅舅“再婚”的疑问。孟祥臣说，外公家在屯里口碑好，仗义为人、好善乐施。因此，乡亲们知道这次舅舅回家“再婚”，肯定事出有因，所以只是心里嘀咕，对外没有一个人乱说。

果然，张甲洲是用假结婚掩人耳目。“再婚”第四天凌晨，在屯里的一口老井前，突然欢声雷动，红旗舞动。由张甲

洲任总指挥，共有200多名抗日志士组成的巴彦抗日游击队，正式宣布成立了。

张亚勤对爸爸那次“再婚”，如数家珍。那年她刚满8岁，爸爸回来了，她又欢喜又害怕。让她欢喜的是，从她懂事起，就没抓住过爸爸几回影儿，每回问妈妈，妈妈都说爸爸在外面挣钱。这次，她把爸爸盼回来了。让她害怕的是，奶奶常念叨，爸爸是个不愿着家的人。他这次回来，还会不会再离开？她甚至还有怨恨爸爸，从没见过爸爸给她买过什么吃的，哪怕是一块糖呢！爸爸就拿回过一个铁盒子，里面装的是字块，让她读书认字。

张甲洲，字平洋，1907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张家油坊屯。自动聪颖的他，16岁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。因反对军阀混战，组织同学示威游行，他被学校开除。他又考入沈阳中华中学，眼见民族危难，组织游行示威活动，再次被开除。随后，他考入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，当选为黑龙江省学生会会长，因发动学生反对日军暴行遭到逮捕，被营救后南下北平。

1928年，他考入北大；1930年投身学生运动，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在一次营救学生中被捕，并在狱中结识了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冯仲云。受其影响，出狱后，按照组织安排，那年9月他从北大退学，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。

此后，张甲洲先后任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、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和北平市委代理书记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张甲洲面对东北家乡沦陷忧心忡忡。1932年春，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安排下，他返回东北。经过秘密联络、筹备，以假结婚名义，在张家油坊屯宣告巴彦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。

张亚勤记忆最深的是，游击队成立没几天，张甲洲回到家里对奶奶说：“我们（游击队）要走了，你和父亲送送我们吧！”奶奶看张甲洲挎着匣子枪，吓得直打哆嗦。张甲洲又叫人去地里把爷爷找回来。爷爷回来看到家里人面面相觑的样子，问道：“非走吗？”张甲洲跪在二老面前，一字一句地回答：“救国难，打鬼子，走！”知子莫若父。爷爷知道自己儿子是啥样的人，选择了支持。张甲洲跪完双亲，起身要走，张亚勤抱住张甲洲的大腿泪如雨下，难舍难分。

游击队离开张家油坊屯那天，张甲洲与妻子告别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对不住你了，这些年都是你千辛万苦地照顾家，照顾二老和女儿。游击队重任在肩，没有国，哪有家？我们宁死也不当亡国奴，就要远行打鬼子去。”张甲洲把张亚勤搂在怀里，最后深情地对妻子说：“我这一走，不知啥时候能回来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。”看着妻子默默流泪，张甲洲强忍泪水，对妻子说：“你一定好好带

孩子，如果……你就改嫁吧……”

多年以后，张亚勤回忆当年说：“那天，爸爸远行抗日，其实就已做好了牺牲准备。爸爸走后，按着他预先的安排，我们散尽家财。爷爷、奶奶、妈妈带着我远走他乡。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爸爸的消息。一家人分离，竟成永别。”

巴彦抗日游击队举旗抗日，队伍迅速壮大到千人之多。1932年8月，张甲洲联合其他义勇军，一举攻下巴彦县城、东兴县城，成了白山黑水间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武装力量。后因需要，张甲洲改称张进思，受党的指派，潜入佳木斯富锦一中，以教师身份继续开展党的地下活动。在他的影响下，富锦一带先后有3批学生走上抗日救国道路，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党东北抗日的中坚力量。1937年8月28日，张甲洲前往抗联师部途中遇敌袭击，不幸牺牲，年仅30岁。

2014年，张甲洲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如今，在北京大学“革命烈士纪念碑”和清华大学“清华英烈碑”上，都镌刻着一个名字——抗日民族英雄张甲洲。

今年，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我和3位战友来到张甲洲烈士纪念馆，再一次瞻仰了英雄传奇的人生历程。英雄不惜舍家纾难、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伟大情操和崇高家国情怀，让我们心里深受触动。

家庭秀

风儿抚摸我们的脸
阳光把树影编织成摇篮
花裙子一旋转——变蝴蝶！
飞进爸爸妈妈臂弯间
爸爸扶着绳儿慢慢摇
妈妈把歌谣轻轻唱
爱像小节节节节高
轮胎桥上有爱的童话

陈 玮 配文

定格

近日，新疆军区某部一级上士罗鑫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罗鑫和妻子及两个女儿在一起。

单文浩摄

分别与归来

■石渝生

各样的小动物，还认识了一些新朋友。

按照父亲的兵龄，1939年参军的他，已是名老兵了。医院官兵的孩子们，年纪基本也没有比我大的。父亲除了上班，有一阵子去热带植物研究所帮助工作，我还是见不到他。我就读的中学离家很远。开学时，满载学生的卡车，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要行驶近1个小时。我通常住校几个月，只有放暑假假才回家。我与父亲分别的日子，就这样又延续着。

父亲很少过问我的学习，但他希望我上大学。为了支持我读书，父亲把他上军医大学时用的钢笔送给了我。我没能好好爱护，不小心摔坏了，但父亲没有责怪我。

父亲的脾气算是不错的。我看“小人书”时，把上面的坏人全用钥匙戳破了，以表示对坏人的仇恨，父亲见状没有揍我。我用新买的木头大刀乱砍一气，结果折断了，父亲默默用钉子钉好，也没有揍我。我拿起一个电器插座，问他给我行吗？他答应了。我立刻将其砸烂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构造，他也没有揍我。我和弟弟跟着父亲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，返回时带了罐腌鸡蛋。在火车上，我和弟弟打开一个闻了闻，是臭的，随手就扔出窗外，一连扔掉好几个。父亲见状，收了起来，说腌鸡蛋本来就是这个味道，也没有揍我。

我们兄弟俩跟着母亲长大。父亲和

母亲在晋绥军区时就认识了，父亲是母亲的领导又是老乡。从母亲老家曲阳往西，就是太行山脉数不清的大山区。当年，母亲一直走到山西兴县，留在了贺龙的部队，成为一名女兵。从此，她的足迹与父亲的足迹重叠在一起。

三

中学生放假回家的日子很逍遥，打鸟、钓鱼、游泳，什么都能玩。父亲派给我的活是劈柴火。他买来斧头。医院周边到处是灌木，我想砍多少就砍多少。我也会钓鱼、抓螃蟹，自己做了吃。无聊时，我就翻父母的书看。父亲从军医大学带回的教材，不管能不能看懂，我只管翻。这些书里内科、外科都有。在医学上，我开始打基础了，但并未坚持下去。

其实，中学时跟父母在一起的日子还是不长，因为我的决心是当兵去。没想到，我这一去又不能和父母团聚了。我写过一篇《父亲参军的故事》，有这样一段话：当他的儿子参军时，他是主要的参与者。替我报名是他，带我去体检的是他，把《入伍通知书》递到我手上的是他。那时他没有给我讲过自己当兵的经过，我从来不问。我想的是，这次一定要当上兵！

当时，父亲送我去公社。因为我

说句心里话

又到开学季，父母陪孩子去大学报到的新闻多了起来。那暖人的一幕幕，让我想到了20多年前父亲送我去军校的情景。

1999年夏，我从湘北农村考入北方一所军校。此前，我从没出过远门，也没坐过火车，家人的担心可想而知。那段日子，每天从庄稼地里回来，父亲就去村民家串门，打听路线该怎么走。

虽然我反复表示，路线问清楚后，可以自行前往，但父亲执意要送我。我们出发时是个黄昏，很多亲友赶来送行。“穷家富路。”一位亲人边说边往我兜里塞钱。汽笛声响起，夕阳把亲人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为了省钱，我和父亲没舍得买卧铺，坐了一夜硬座。我们到达军校时，已是次日下午。那天，天气阴沉，我们心中却艳阳高照。这是我和父亲第一次见到军校。简朴庄重的大门、笔挺威严的卫兵，让我们心生敬意。即将开启新生活的欣喜，让我忘却了就要与父亲分别的不舍。

父亲送我到学员队报到后，就打算往家赶。我劝父亲，既然来了，休息一晚再走。可父亲拒绝了，说家里只有我母亲在，花生要抢收，农活忙不过来。我拗不过父亲，只好同意他离开。

我把军装换好后，才发现父亲的身份证落在我包里了。向班长请假后，我就朝学校大门口飞奔。凭着记忆，我一路小跑，追上父亲时，他正准备出校门。我气喘吁吁地叫住父亲。看见满头大汗的我，父亲非常诧异，以为我要跟他出校门，呵斥我赶紧回去。

我把身份证交给父亲，迟迟不愿回去。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，用他那粗大而温柔的手，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然后转身离开。他转身的一刹那，微驼的背影猛地击中了我的内心。

父亲从进校到离校，没有超过半小时。与父亲分别后，我感觉自己好像忽然长大了。我明白父亲匆匆离开的原因，

情到深处

唯有爱不曾遗忘

■秦培致

奶奶生病后，忘记了很多事。她经常坐在家门口，慈眉善目地地路过的人微笑，只有见到我时，眼眸会突然变亮。

奶奶年轻时不顾家人反对，毅然随爷爷从江苏老家来到西北边陲。时间一晃而过，奶奶和爷爷共同孕育了5个子女，还从老家将年幼的弟弟妹妹们接到新疆共同生活。十几口人的大家庭，被奶奶操持得井井有条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操劳半生的爷爷奶奶眼看就要享受含饴弄孙、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，然而，奶奶突发脑血栓，倒在了院子里。

那时，我年纪还小。记忆中，奶奶很少说话，经常坐在家门口，一坐便是一天。只有在见到放学回家的我时，她眼眸才会突然亮一下，然后笑咪咪地由我牵着手回家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选择参军入伍。离家那天，我贴在奶奶耳边轻声告诉她，我要像爷爷当年一样，去当兵保家卫国。奶奶不知听懂了没有，只是一定要跟着我父母去送我。在送门口，她紧紧拽着我的手，眼睛里闪着光亮。

入伍后，我每次问起奶奶的状况，父亲都叹气摇头。他告诉我，奶奶的病情愈发严重了，记得的事情越来越少，每次见到他也只是慈祥地笑笑。

入伍两年多后，我休假回家。一路上，我期盼着车能开快点、再快点。那个苍老而瘦小的身影，一定还在家门口

等我。等我赶回家时，却没有在家门口看到奶奶。我问父亲奶奶去哪里了，父亲看了看手机上的定位说：“你奶奶又跑去老车站了，最近她去好几次了。”

我急忙放下行李和父亲一起去找，果然在已停用的老车站找到了奶奶。她好像累了，正坐在树下闭着眼睛休息。我走到奶奶身边，轻轻拍醒了她，将手伸向她。奶奶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冲我慈祥地笑了笑，没有握我伸出的手。

我又冲奶奶摆了摆手说：“奶奶，是我呀，您的孙子回来啦！走吧，咱们回家！”奶奶又冲我笑了笑，却怎么也不肯走，只是嘟囔着：“等……回家……孙子。”

那一刻，我已泣不成声。奶奶一定是不知何时听到了我父母的对话，知道我要回来，就一次又一次去她记忆中送我离开的车站等待。殊不知，这个车站在我入伍后不久，便停用了。

那天，我和父亲将奶奶带回了家。次日，奶奶又不见了。父亲看了看定位，说：“她又去了老车站。”

我匆忙赶去老车站，奶奶果然坐在车站附近的树下闭眼休息。这次，我没有叫她，只是紧挨着她坐下。我牵起奶奶的手，在她耳边轻声说：“奶奶，我回来了。”

奶奶没有睁开眼，只是紧紧攥住我的手。我知道，她还在等我回家。她忘记了许多事，但从未忘记爱我。



姜 晨 绘

两代之间

老父亲有两个儿子，都是“50后”。从部队转业前，我与军医父亲接触很少。

我上幼儿园时，平时住校，周末才能回家，想见父母是不容易的。与父亲的互动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骑自行车载着我在操场上转圈。那时，骑车是件新鲜和让人兴奋的事情。我坐在前杠上，感到好开心、好快乐。

后来，我们随父亲工作调动搬到了桂林。我还是住在幼儿园，只有周末回家。一到周日晚上，我不想回幼儿园，便拿出捉迷藏的本事躲避。父亲当然不是我的对手。可他和母亲第二天还要上班，怎么不把我送回去，留我在家没人管，怎么办？找到我时，他气得拍了拍我的后脑勺。

我上小学前，父亲特意找来他的军用挎包给我装书，还给我戴上解放战争时的军帽。我上小学不久，父亲就去读军医大学了。有一次，父亲放假回来，带了鲜美的牛肉干，还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，小小的，可以拿着听、走着听。

父亲在大学5年，我也上到了小学六年级。我以为全家可以团聚了，想不到他又被分配到驻海南某部医院。他去的那个地方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。

二

就这样，我们全家又搬去了海南。医院的房屋是破旧的，面积也不大，有廊檐，有数不清的果树。我见识了台风和各种

